

後漢書

黨錮

四十

鄭太孔融荀彧列傳第六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後漢書七十

鄭太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

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

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

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主



作文書
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召并州牧
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疆忍寡義志欲
無馱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將恣凶
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
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
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
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去謂潁川人荀攸
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
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以袁紹

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
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
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
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
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為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列郡連結人庶相勳非不
強盛然先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
日又仲尼有言不教以戰是謂弃之其眾雖

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百西州少為國將

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

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

長者孟卓名遜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清談

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呵抑揚也並

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

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

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鯨龍陸

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燒其頭

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

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

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

守之齊將田單良平之謀可任以徧師責以

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

若恃眾怙力恃也將各基峙時止也○劉放

基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

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沉

其壯勇之士以當妾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

天下使患德之民相聚為非弃德恃衆自虧
威重車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專
關東或說車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
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車
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車既遷都長安天下
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
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
顓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顓等被執公業脫身
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楊州刺史未

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

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鮮見孔是傳

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

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

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

小者由是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

膺膺字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

自非常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久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余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貝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甄反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子七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

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

父哀悴適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

博涉多聞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

為判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判刑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劉歆曰

正文按覽何能判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儉與融兄寢有

舊亡抵於寢不遇抵歸也融家傳時融年十

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

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

也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

多誤覽

并收襄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
藏者融也當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
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
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
日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與平
原陶立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
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
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
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

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

南官屬恥之私遣劔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

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

譬諸物類酒象星之有北辰百將軍若造怨

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囚而禮

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

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

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劉放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

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車
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車旨
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列而北海最為賊衝
車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
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
等群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
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
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
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巨秋

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
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
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
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
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賊管亥所
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
母并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
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
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
華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

為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二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幅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穉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也迄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

東山

融

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隸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慨遂嘔血而斃三輔次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等並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脩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及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

後漢書卷六十一

九

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磳以上

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

衣直指寧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

章表署用輒使首名皆以日磳名為首也附

下罔上前書日附下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

吾所能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鞅之

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觀及魯

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為

質則吾舍丁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觀請諾使

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

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

之母也日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

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

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劉

攸曰注及魯衛之侵也使耕者東西其畝又

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塞

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

下文又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趙白公勝欲為亂謂石

人當之則可也日不可得也日市南有熊相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王室大臣豈得以

承之以知不動事見左傳

見齊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磳隨

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

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

之罪貶不書曰

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

君而為人臣知賤而不言明

鄭人討幽公之

亂斃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棺而逐其族

杜預注曰斃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

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

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

左傳楚申

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

吏端刑清也

端直

政無過失

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

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

殘其支體而弃廢之

非

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斲朝涉

之脛天下謂為無道

尚書曰紂斲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

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

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

前書賈山

日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列之人養千八百君也

若各別一人是下

常有千八百紂也

劉放曰按文少一天字

求俗休和弗

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

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

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而奔高

唐以**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

叛請從遣之至則敵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趙高英布為世

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

太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專

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驢山亡之江中為群

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

王謀反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

善耳雖忠如鬻拳左傳初鬻拳彊諫楚子弗

曰吾懼君以其罪莫大焉遂自刎楚人以為

大閻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

刑刑猶不忘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納君於善

之武王武王使王人相之日石也王以和為

謾已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

人又曰石也又刑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

盡而繼以血王使王人攻璞而得寶焉荆王

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

操曰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智如孫臏

信守休芸兮逝者不續豈不冤兮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

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

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其法以為師魏與趙攻

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

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

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奔其步

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矚

弩於馬陵道旁

曰一鼓之

曰一鼓之

曰一鼓之

曰一鼓之

曰一鼓之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
齊軍日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
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
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
名矣○劉歆曰注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
三字又今齊軍日善射按文多一曰字
如巷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
刑寺人孟子傷而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
作詩以刺幽王也達如子政劉向守子
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蚕政直帝時
室官刑後乃著史記政直帝時
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棧論
班固云向博物一離切鋸沒世不齒國語中
治闡通達古今

也錄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庸孔注曰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

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狄之

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

傳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

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

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歎不知其為惡也

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予公遷西域副校尉

都賴魏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

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

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
焉是時荆列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
乃郊祀天地擬在乘輿也詔書班下其事
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
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
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
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懸遠祿位限絕費直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猶天之
文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

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云圖

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也形見愚謂

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

謂此也前賈貢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乎貴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

臣之迹主乎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

酒為縮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

酒也于賀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前以露袁

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

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

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

險不可昇地，陰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擅

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筐也。

書曰：厥篚玄纁，璣組。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逆主

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紂為魁主，窟聚

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右官於是乎戒懼，郤鼎

泉府，藪澤也。郤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郤大鼎

在廟，彰孰甚。郤桑落，用解其勢，可見。詩曰：桑

鼎，郤國所作也。桑落，用解其勢，可見。詩曰：桑

其黃而隕。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歿，

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

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

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

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

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薨。為王坐侵廟墻地，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

堯臣賢者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
明帝兄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堯
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
紀臣愚以為諸在冲齟聖慈哀悼禮同成人
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祭祀禮畢而

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

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

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

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畧

日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
紹舍右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
色非凡太祖聞之其意為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未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衆庶

武王剋殷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操不悟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

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

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八蠻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肅慎
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
魏畧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
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荆葉如榆也
丁零

盜蕪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

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時年飢兵興操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厄也

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

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裡宗和仲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

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

鴻門非豕有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

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膠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

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歎醪取困於楚由是

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

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會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謹退魯因儒而損今

令不弃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三

王為我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不拘正理又嘗奏宜準古王畿

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

五百里侯畿鄭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議慮玄注畿限也

鯁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尚

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
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
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劉攽
曰注獻帝常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承望
旨以微法秦免融官凶顯明讎怨操故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
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
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
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與
鳳皇來而頌聲作也九韶之樂致異物
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孟陽代
賊西漢紀信乘黃破家為國若要離楚妻子
屋誑楚之類也以徇吳李通誅
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

惠必報史記范睢一餐之德故鼃錯念國講

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

為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屈平悼

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

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

答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

放逐之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

見史記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

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由此言之喜怒

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昔廉藺小國之

臣猶能相下

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

頗曰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荆謝之相為刎頸之交

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

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

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帶芥也公法雖

平私情為帶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

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

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

玄又明司馬法

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其之

法也鴻豫亦稱文舉竒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

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

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

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搆孤為人臣進

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

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

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

里比郡山陽與魯郡相鄰也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

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
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
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謚也
日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
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
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外之而暮戮
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
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故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
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

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

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亦孫卿子曰昆蟲亦

有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

曠以為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備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

日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日

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負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

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
校之平公曰晉其庶亦吾臣之所爭者大師
曠曰公室懼卑臣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
不心競而力爭也
膝下之負韓信貪賤淮陰少年揄次之辱史記

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不知貶毀之於

蓋聶怒而目之荆軻生去蚊音文已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文言蚊子

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

謂子面如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

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

居酒甕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銀鑪故名鑪字

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其平遇

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

問所知問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

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今孺子懷錢挈至於

壺往沽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

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姓息之曰穀聞先生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

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

也九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

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

割吾無以此瓠為也將弁之今仲不恃仰人

而食亦無益人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隊郤

國亦堅瓠之類左傳晉文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公謀元帥

趙衰曰郤穀可乃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使郤穀將中軍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子同升之於知

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郤慮

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

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
不可不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
日懿伯惠伯之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
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
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
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
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
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
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

老成人尚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
有典刑也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
士多所舉進知而末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
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忠而郗慮復搆成
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畧曰粹字文蔚陳留人
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
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
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
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
輒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

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

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為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

與白衣襴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

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

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

日瓶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

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太逆不道

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弃市時年五十六妻子

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

全寄它舍二子方奔基融破牧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

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

之禍豈得又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

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

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

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

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畧曰曹操為司空威德

傲習常責融令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

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

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

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

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

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藥布之

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藥布梁人也為梁王

越鼻首維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

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

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是以孔父正色不容

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

可謂義形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

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

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

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是以動義槩而忤

雄心也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

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
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代終謂代漢祚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之終也身後謂

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宣有負園委

屈可以每其生哉音義曰刊謂刊團無稜角

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懷慄焉

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云品庶每生懷慄言勁

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烈如秋霜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穎川穎陰人朗陵令

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父緄為濟

南相緄音古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

唐衡女典畧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傳彧以少

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顯名知人見

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

遷亢父令亢父縣屬宋國故城在今兗董卓

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

家避亂密西山密縣西彧謂父老曰穎川

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

小同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鄉人

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

之或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

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

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劉

必曰按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見漢室崩亂

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

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

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

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

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

今濮州縣也甄今作甄音幼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充

列反操典畧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而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

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

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

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

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

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

讓沛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

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

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

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

懷疑懼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

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

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謂甄

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

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

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

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

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劉放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大字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

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

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糴穀以資一

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

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
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
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
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有為守就能破
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
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
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
有奔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
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

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

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以山東未

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

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背晉文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

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

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遂定

霸業天下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服從也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
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
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
寡人親為喪兵皆縞素
自天子蒙塵

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將軍首唱義其徒
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彼也今變駕旋
軫鄭玄注虎禮曰軫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
思北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
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
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
為韓暹揚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俊生
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

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
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

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

當何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

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
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

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陳群杜襲襲字子

使孤成大業者以此人也司馬懿戲志才

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為丞相

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

等懿字仲達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列三輔
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為揚
州刺史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

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

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袁

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

魏志

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派矢所中

紹與操書甚

倨

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饕餮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贅閹遺醜並倨慢之詞

也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或

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

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

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

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

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

先賢行狀

鍾鹿人天姿瓌傑權畧多奇許攸字子遠

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

其事

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

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總連有計策甚信之顏良

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

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

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

在袁紹傳操保官度

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

所保處在今鄭州中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

方書書與或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兵法曰善

戰者致人或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

滎陽成臯閉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

先退則勢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閉

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備也鄒

搯其喉而不得進已羊年矣搯音厄搯謂情

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

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

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

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

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

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乘

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

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

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

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列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
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
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日生變
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
京南臨楚郢責王賁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
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
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
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

且

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
書令荀彧深慮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
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
微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太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
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
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
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克耳四列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
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
利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

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捷勝也復若南征劉

表委弃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

日漢上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

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

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

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

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

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劉

放日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

之力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以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

所受不侔其功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

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歲日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或

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沉君竒謨技出興亡

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雖慕魯連冲

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

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將

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左傳曰聖達於是增封

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於是增封

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

正除也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

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以平荆漢

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除十七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

備物禮舍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謂之

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略大旂夏后氏之璜封公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或或

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

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

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

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

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

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莒日臣素卑賤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

日謀而鮮過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

惠訓不倦

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
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
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
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
為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為侍中光祿大夫
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
和州歷陽縣西南
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
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
或病留壽春
壽春縣屬淮南
郡今壽州郡也
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
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
獻帝春秋董承之
誅伏后與父完書

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恐完得書以示或
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
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
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
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
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
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
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止董昭建魏公議或
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璽書稿軍飲饗
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
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
帝哀惜之祖
曰為之廢讌樂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為讌
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
曰脩好遠遊祖以為
祖神漢以午日祖
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
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天下之

命倒懸矣趙岐注孟子曰荀君乃越河冀開

關以從曹氏開關猶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

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

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誠仁為已任期紓人

於倉卒也紓緩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

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

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

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

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

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

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句踐將其助吳又

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

爭疆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

破吳疆晉霸越

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

但其事不兼齊也言或豈願疆方特運之屯

曹氏令代漢共事不得已也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

勢疆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此又

特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

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

謂詭辭以對卓

揮金僚朋

揮散也

北海天逸音情頓挫

頓挫猶逸絕也

抑揚也

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

佐

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竟誰佐也

或之有彌誠感

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

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鄭太孔融荀彧列傳第六十

張泉王鰲叟校正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范曄後漢書七十一

皇甫嵩傳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

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

詩書習弓馬初舉廉孝茂才

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霸

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

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

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

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符水呪說以療病
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
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
開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
兗豫八列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
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
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
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

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
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于濟南唐周
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鈞省令周斌將三府掾屬
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
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幟音
尺志反特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
又音試

蟻字也。前賊衆多，故以爲名。殺入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

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

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列郡失據，長吏多逃。

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列郡

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

輟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父

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群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

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

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

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

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

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

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

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九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竭，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

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肩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其夕遂大風

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也首音巨說文使

嵩乃約勅軍士皆束首乘城云東華燒之使

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

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

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

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

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

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

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

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

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

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

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入焚

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孺繫獲甚衆角

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

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

之首獲七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

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

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扶風屬合八千

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

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

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

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

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

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

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

春收功於未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兵動若神謀不再

日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

計摧強易於折粘消堅其於湯雪旬月之間
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
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
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
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
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
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
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
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皆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
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

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

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搗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搗即麾字古通
用叱咤怒聲也赫然

奮發因危抵頰抵音絨崇恩以綏先附振武

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列之衆羽檄先

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

誅閹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

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能罷之

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

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也。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離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官群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令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

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異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傷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

侍趙中舍宅踰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夫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

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
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
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司馬兵法
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
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
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
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
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
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
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
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
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

責也春錄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

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屈音調謂諷諷音既而抵手言曰義真捕未乎捕音服捕牛乘馬捕即古服字也說文曰嵩笑而謝之卓乃

今河朔猶有此言音備

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

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

公今日變為鳳皇耳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

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

星策免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

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劉攽曰按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

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又折節下

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

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傳子雙及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

為業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

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

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

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錄占對儁

為備錢以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解其事

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
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章毅稍歷郡職後太
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
昭失利為列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閒行
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列
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
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
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
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

芝部本在芝
芝匹仇反入字
朝反

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
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
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僮僕之屬合五千人
分為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
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
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
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
儁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

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
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
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
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
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
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
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
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

餘人

曰白起郡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
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
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
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
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功
効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
以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
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
西南賊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刑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却兵入城

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復斬萬餘級

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

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
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并
土石而去塘已成之也○劉攽曰加位特進
注華信義立此塘按文義當作議

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

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

太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髡丈八

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列春秋大計作雷公

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

畦固苦嚼之徒九列春秋嚼作並起山谷閒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

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髡者號于氏根左氏

于思于思奔甲復來杜預大眼者為大目如

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

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

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

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

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

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

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告詰曰

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弃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

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列郡請師
討卓徐列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列郡稍
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
其將李催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
擊爲催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
前及董卓被誅催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
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
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催
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列刺史陶謙

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

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

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

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

尹莫府蔡質典職儀諸州刺史上郡并列

郡國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國家旣遭董

卓重以李催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

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
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
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矣曰將軍君侯既
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顛顛故相
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
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
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
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論語曰君命召不
俟駕行矣俟待也况天子語乎且傕汜小豎

詔

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
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
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
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
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
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留
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
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
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

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

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日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有勃膳戎有受服服宜社之肉也爾雅

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

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既殺令尹司馬欲

立王子間為王王子間不肯劫之以刃王子

間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

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繁其行也今子告

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

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

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

子聞之殺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

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

也告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夫之大業

踏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

謂上云群帥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

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

子見盜跖退曰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

吾幾不免虎口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

晉

夫表華嶠譜叙曰表字偉容歆之每言其祖

魏太尉歆魏志曰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

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

植收名歛策而已論其功不有焉歛策不蓋功名者
 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
 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
 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
無伐善無施勞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
 伐老子曰功儁捷陳顛亦弭于越謂平許昭
也于語辭
猶云句吳之類矣。劉攽曰于言肅王命並
越案傳庄不同當一作于
 講心履也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一

張鼎校正

